

李孝定編述

甲骨文字集釋

第十二十三卷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四
二八八九六

金祥恆續甲骨文編卷十二第一葉上收此作乳其說未聞

按說文「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己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甸分之官也契文象懷子哺乳之形从子與篆文同从母母字缺女看二但義一乳微異耳篆鵝為从爪許云从孚故从乙耳金氏收為乳可從辭云「辛丑卜孚于丁妙乳于下一字不識然妙為女字正与哺乳之事相應也篆鵝為从乙故以玄鳥范卵之義說之於篆形雖覽復有可說然鳥卵生与哺乳之事無與乳字固當从人不別从孚耳今得契文此字狀哺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一

之事如繪篆文形體雖有譎變然追尋之迹猶可尋也

六不藏、六二而藏、三二而藏、四一而藏、十二个藏、十一二不藏、二九、
一八、八一个前、二五三不前、六六不前、二三一、九而前、三三而前、
七九、四一而前、六三八、一而前、八一、四、而後、上三十五不後、上十四、八、而
後、上十六、八不後、下、二十、六、一、青、一、而、只、一、八、十六、而、里、六、二、四、六、
而、體、十五、二、一、體、四、八、一、

羅振玉曰「象花不形花不為不之本韻許君訓為鳥飛不下來失其旨矣
見增考中三十五葉下

王國維曰「帝者帝也，不王者樹也。古文或作叢，不但東花萼全形未為審。詩故多於首加一作叢，不著形以別之。詳見集林六卷十三十一葉釋天本高一」

卷六字條下已引王說請參看

郭沫若曰：「予析而言之，其「若」、「𠂔」二字，「象子房」，「象萼」，「象花蕊」之雄雌以不爲树說，始於鄭玄。小雅索棟，索棟之花鄂不韋。」大篆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树。树鄂是也。古音不树同。」謂不直是树較鄭玄更進一步，然謂與帝同象萼之全形，事未盡然。余謂不者房也。象子房猶帶餘萼與帝之異，在非全形房熟則盛，大故不引申爲丕其用爲不是字者，乃假借也。詳見甲

研釋祖妣十八至十九葉本書一卷。帝下已引郭氏此說請參看。

又曰：「𠂔，每与舟字連文，余疑古汎字。此言「𠂔」，不定義。此下四字，郭氏原不假爲澍。楚辭脩往日來記，澍以下流。王注云：「𦇗竹木曰澍。楚人曰树，秦人曰撥也。澍一作树。」小雅索棟，鄂不韋。」鄭箋云：「不韋作树。古聲树不同。蓋

古不拊樹音同故相通用也此与𦥑字聯文与舟同例假爲拊字無疑見卜
通別一第二葉第五解釋文

王襄曰不之嫡文古与否通見置天象八葉上

按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大也象形篆形一下从丂亦未見
鳥飛上翔之象王國維氏取小雅鄭箋之說謂不即樹其說立場郭說尤
精當或作不者但表彊悍萎敗之狀用作否定詞者假借字也金文作不
毛公鼎不孟鼎不_彊不師全父鼎不王孫侯_彊不齊侯_彊者_彊傳
不一鄭侯不不不_彊侯與契文略同其上或增短橫畫豎畫或增圓
點爲文字衍變通阿無義釋此蓋一文則譌變較甚矣金文不孝孔爲丕
陽仍以假借說之爲是郭謂是子房盛大之引申義可商

釋拾、十四、十六、

不休

从二不說文所無金文中此字習見容庚金文編十二卷之葉不休字條云「脚
邊舊」或對揚天子不休與系的舊對揚天子不脚休。文句正同昔人定
為脚字許瀚曰書大誥「芻我丕丕基」主政以至變此丕丕基傳至訓為「大
基」爾雅釋訓「丕不大也」謂此疑此不休即丕丕上丕借不下丕作休以
見重意脚字無作休之理容氏引「丕丕基說之於義為長」不休猶言「丕
丕休」丕丕基說法正同卜辭云「癸亥四貞四休」於十四殘泐其義未詳

甲骨文字集釋第十二

3500

上藏三五、二四、六五、二三、餘二十一爻皆一十六至前二十六爻至前
下二十六、四、一上前六九、三、爻後上八、十一、爻、戴、十一

羅振玉曰說文主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猶地下之象形謂之為飛
鳥形然考古全文如散氏盤及同敵至並作主从矢實象矢形苦田敵侯
字作匱匱侯鼎同並以食量侯敵及皿鼎作匱从人乃矢之倒文一象地
人以此例之知羊乃矢之倒文一象地羊象天遠來降立地之形非象鳥
形也見宮室金石文字跋尾

楊樹達曰甲編一五六〇冊主有雨粹二六五冊主王受又 弼弗冊冊
讀為告也至者今本紀年云大甲名主也見甲文說三十五葉
又曰「卜辭主或假為失見卜辭求義五十一葉下

郭沫若曰“冊至”疑是歸向飲至之意。至祖丁有飲至于祖乙定辛乙作丁筆誤之。

廟也見粹考四四葉下二六五片釋文。

屈翼鵬曰“冊至”之語卜辭習見其義未詳。郭說恐非是以卜辭凡言“冊至”每與雨有關也。見甲釋二〇一葉一四八三片釋文。

又曰“冊至”冊字又作冊革。編七八四片云“甲申卜今日亥不雨”。同片另一辭云“東冊至”。彼之冊至當與此冊至同而冊至之文每與求雨有關未詳。何義。楊樹達謂乃太甲之名決不然也。見同上二〇九葉一三六〇片釋文。

按說文“至鳥飛以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古文至許君謂不至均。象鳥飛之形而兼體一从一从乂其形已不類

且至許訓鳥飛从高下至地是以味接地也揆之古文至均从矢羅說是也
至卜辭冊至之語楊氏引今本紀年太甲名至說之亦有可商卜辭於先
公先王均傳其廟號不舉其名此不應獨異且梓二六五片定辭言至祖
丁又將何以解之郭說雖未必是然較楊說為長也今文作从矢孟鼎从矢
散盤从矢今鼎从矢宗周鐘从矢齊傳从矢上从矢下从矢上从矢下从矢

古文同



羅振玉曰“說文解字西古文作𠂔籀文作𠂔且子鼎亦作𠂔卜辭中有𠂔[◎]與許高鵝文及古金文同”《說文》同增考無之據類而卜辭上下斷缺不能知果為西古其作𠂔等形王國維《史書》國維賴編引作微者釋考釋王氏所手抄改遷作𠂔《說文》耳謂即西字驗之諸文其說甚確許君謂日在西方而鳥棲巢鳥在巢上形今諸文正象鳥巢狀巢字篆文作^𠂔乃由傳寫之誤亦正是巢形也日既西落鳥已入巢故不復如篆文於巢上更作鳥形矣見增考中十三三葉下注十四葉上

王國維曰“卜辭屢見𠂔諸字余謂此西字也”說文西字注云“日在西方而鳥棲巢鳥在巢上”用𠂔二形正象鳥巢王復齋鐘鼎款識有箕單角其文

作^𠂔象鳥在巢下而以畢掩取之又箕單父而辭有一字則有鳥存巢
爭執于鼎之^𠂔字則有巢存鳥可知^𠂔字實象鳥巢而巢之古文似當
以^𠂔在木上而《則》象鳥形篆體失之若說文訓^𠂔為^𠂔字則古作^𠂔
^𠂔字有別矣見集林卷六十一第十二葉下釋^𠂔

丁山曰^𠂔王氏以為^𠂔字云象鳥巢說文所謂^𠂔在四方而鳥棲象鳥在
巢上者也夫^𠂔象巢形則鳥應棲其上今鳥形退居其下理不可解如云
象鳥由巢中捕出之形捕鳥者固不必于巢也^𠂔藏龜一八三葉^𠂔上
所以之四作^𠂔前編七卷一六葉^𠂔字所以之四作^𠂔皆与^𠂔形相近
知^𠂔亦四形見朱氏文字編十二卷一葉下西字條引

唐蘭曰「卜辭般鳥為^𠂔不可遂釋為^𠂔也」又卜辭西方字每作^𠂔實即

𠂔字說文譏列𠂔𠂔爲二實而𠂔聲近原只一字又說文𠂔字古文作𠂔實即𠂔字異文𠂔𠂔亦聲近也詳見考古社刊考古四期釋四方之名

于荀子曰𠂔字乍𠂔即說文𠂔頭會稽齒也之𠂔卜辭以爲東西之西唐蘭謂卜辭以用𠂔爲西者假𠂔爲西以𠂔爲西者𠂔西聲近原止二字按唐說是也見駢續卅章下釋西言王

楊樹達曰「西先古音同卜辭或言西宗即今本紀年「鴻辛名先之宗也」見

甲文說三十九葉

按說文「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體
𦥑西或从木妻上𦥑古文西上𦥑籀文爲古文作上出諸形雖王國子詳說
謂字象鳥巢不知字不从鳥不足以會「日在西方而鳥棲」之意若謂此是

假借則兼字兼之于西聲韵懸遠丁氏謂字象四形于西之音義亦渺不
觸涉諸說並非也惟唐氏釋爲西其說歸不可易契文異字衆人首
戴禹之形其上所以正稱與此同可証也字或作𦥑唐子二氏均謂是許訓頤
會燭蓋之肉者假爲馬則有可商竊謂𦥑仍是燭字字与尚之作𦥑者形
近苟爲反古其形製益本有類此者于由之異特其口有侈斂之別耳許
書古文籀文均与此𦥑字形近篆鵠作𦥑故許君以馬在巢上說之其體作
樓則鳥棲之義之後起形聲字也金文作𦥑宣子鼎𦥑𦥑散盤𦥑陳伯元臣
𦥑𦥑歸國美語𦥑秦公簋上𦥑楚王盤均由𦥑之一形所演變
立諸形亦象頭會燭蓋之兩半卜辭或言而京即在馬之京廟楊氏說
非契文自有先字不煩假西馬之也